

普利策传

〔美〕威·安·斯旺伯格 著

陆志宝 俞再林 译

新华出版社

PULITZER
By W. A. Swanberg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 9 6 7

根据纽约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一九六七年出版的威·安·斯旺伯格著《普利策传》译出

普 利 策 传

(美) 威·安·斯旺伯格 著

陆志宝 俞再林 译

•

新华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插页2张 309,000字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80册

ISBN 7—5011—0309—7/K·47 定价：4.00元

译者的话

约瑟夫·普利策是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家和报业巨匠。他从小立志，靠自学闯入新闻界。他白手起家，先后购买了《西方邮报》、《圣路易斯快报》和《纽约世界报》，并对报纸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它们成为当时美国首屈一指的大报。

普利策的成功在于他善于经营管理；善于经常地、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报纸发动全国性的社会运动；善于巧妙地利用新闻的竞争；他精通新闻理论与了解社会现状。因此，普利策的报纸具备三性：趣味性、刺激性和教育性。

趣味性就是普利策提倡的一种简洁、精练、通俗的文风，使报纸可读性强。刺激性就是采用耸人听闻的新闻手段去刺激读者的感官系统。普利策懂得人类具有好斗的本性，孩子们可以放下其它有趣的事不做而去看打架。因此，普利策经常采用煽情主义手法，这不仅出于策略需要，也是他的争强好胜性格的反映。报纸的教育性就是向公众不断揭露社会弊病和丑闻，伸张正义，提出改良社会的方向，他的报纸一直担负着教育读者的使命。

普利策是美国新闻理论的开创者，是“揭露社会丑闻”的第一人，也是西方黄色新闻的缔造者。在他一生的新闻生涯中，他为了使新闻成为社会公认的一门学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发动

的新闻改革运动，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产生过重大的进步影响。他还捐赠二百万美元创办了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举世闻名的哥伦比亚新闻学院。他逝世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利策新闻奖是美国最高新闻奖，驰名世界。总而言之，普利策的一生标志着美国新闻学的创立和新闻事业的兴盛发展。

因此，我们希望，《普利策传》译本的出版对发展我国的新闻事业和目前的新闻改革有一定参考价值，并对新闻工作者有所裨益。在翻译过程中，应出版社的要求，我们删掉了一些与普利策的新闻生涯无关紧要的章节，特此声明。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误，恳请读者不吝指正。

参加本书翻译的还有黄可风、李洪史、汤水富、曲乐民和高欢。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部 忿怒的年轻人

第一章 啊！西部·····	(3)
第二章 政治上受挫·····	(18)
第三章 舒尔茨的得力助手·····	(28)
第四章 奔忙中的爱情·····	(44)

第二部 煽情主义

第一章 如何扩大发行量·····	(59)
第二章 通向权力之路·····	(69)
第三章 在圣路易斯不受欢迎的人·····	(82)

第三部 胜利

第一章 改革者与推销员·····	(97)
第二章 选举总统·····	(112)
第三章 醒悟·····	(121)
第四章 濒临崩溃的神经·····	(143)
第五章 象完人那样奔波·····	(161)
第六章 与达纳结仇·····	(177)

第四部 灾难

第一章 精神崩溃	(187)
第二章 求医	(198)
第三章 遥控总编	(211)
第四章 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221)

第五部 与赫斯特之战

第一章 支票的说服力	(229)
第二章 布赖恩的烦恼	(237)
第三章 古巴	(242)
第四章 新闻记者的剧作理论	(259)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	(272)

第六部 导师

第一章 二十世纪	(287)
第二章 创办新闻学院	(301)
第三章 破裂的神经	(307)
第四章 人造世界	(324)
第五章 罗斯福与普利策之争	(346)
第六章 普利策与新闻界的胜利	(370)
第七章 最后的选举	(387)

后记 兴与衰	(415)
--------------	-------

第一部

忿怒的年轻人

第一章 啊！西部

1. L连的替罪羊

人山人海，鼓号喧天。一个乐队奏起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结束》的乐曲，波特马克军团踩着节拍，开始以密集的队列通过白宫，整个阅兵式要花七个小时。战争终于结束了，人人都松了一口气。天空湛蓝，玫瑰花在和畅的微风中吐着芳香，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大道两旁，有的趴在窗台上，有的爬到灯柱上或树干上。隆重热闹的阅兵式既象征着这场大屠杀的结束，也预示着和平的开始。人们事先都不了解和平，但都认定它是极其美好的。鼓声雷动震得窗玻璃咯咯作响……军号嘹亮震耳欲聋……大批学生这天放假，在队伍中兴奋地跺脚、呐喊，向英雄们抛撒鲜花。他们是多么幸福啊！他们晚出生了十年，因而躲过了这场战争。

谢里登的骑兵部队在大道上跨哒跨哒地行进，约瑟夫·普利策缩在队伍的后面。他是纽约林肯第一骑兵团的骑兵——也许在那片蓝色海洋中，他看起来最不象士兵。他刚满十八岁，六点二五英尺的个头，骨瘦如柴，鹰钩鼻子，下颏翘起，几乎要碰到鼻尖。他的喉结硕大无比，眼睛从廉价的眼镜后面射出一束淡淡的目光。他虽然会讲匈牙利语、德语和法语，但对英语却只一知半

解，他所在的骑兵团大都是德国人。为了参军，他虚报了年龄，后来想起来就感到后悔和痛苦。在八个月的服役期间，他成为谢里登部下的一名年纪最小的得力士兵。他在安蒂奥克和其它一、二个地方参加过小规模零星战斗——后来他很少谈起此事——而大部分时间他却充当了L连的替罪羊。普利策属于那种脾气古怪、性格独特的人，士兵们把他当作恶作剧或开粗俗玩笑的对象。他聪明、傲慢、感情冲动、性格古怪，不具备那种能在逆境中坚韧不拔，直至最后胜利的忍耐性。对他来说，战争正如谢尔曼描写的那样残酷无情。有一次，他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揍了惹事生非的军士，要不是拉姆齐上尉，普利策可能会因此而遭殃。因为拉姆齐上尉很赞赏普利策的棋艺，何况他需要一位弈棋对手，所以为他说了情。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最后几个月里，谢里登开始包围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普利策所在的连队守在谢南多亚河边。他遵照理查德·欣顿少校的命令，无声无息地在战场上度过了最后的日子。

现在战争结束了，阅兵开始了。骑兵们靠得如此紧密，以致他只好全神贯注地看着马匹，因而没有看见威严的检阅台。“（我所看见的是）在我两旁的人和马”，后来他这样说，“没有看到别的什么。骑兵们以密集的队形一排紧挨一排地接受检阅，但是我的膝盖真是酸痛极了。”前一天晚上水车冲洒过这条大道，但是，沉重的脚步和马蹄还是扬起了一片片呛鼻子、迷眼睛的尘土。他没有看到在第十五大街发生的一段插曲：当一位美丽的姑娘把一束鲜花扔给长期不露面的卡斯特将军时，将军骑的马受惊而起，险些把将军从马背上摔下来，惊马跑出两个街区后才得以控制。他也没有看见悬挂在国会大厦上的大幅标语：“我们偿还不起的唯一国债，就是我们欠下常胜联邦军战士的债。”

当然，他也没有看见林肯。仅在几个星期之前，安放总统遗体的灵柩也是沿着这条大道抬走的。而现在是安德鲁·约翰逊站在旗帜招展的检阅台上，他的身边有斯坦顿、格兰特、米德及其他人。

普利策就这样经过了检阅台。五月二十三日过去了，他才发现事情并没有完，军人还得办理繁杂拖沓的退伍手续。六月二十六日他才奉命离开华盛顿。七月七日他在纽约领到最后一次月薪十三美元后，就退伍了。

2. 未埋葬的尸体

和平也有和平的问题。纽约市内退伍军人拥挤不堪，许多军人找不到工作。普利策和其他千百个退伍兵一样，仍然穿着军装。他的蹩脚英语使他难以找到工作，他的津贴眼看要花完了。他常去市府公园，懒散地躺在长凳上，凝视着对面熙熙攘攘的派克大街。霍勒斯·格里利、詹姆斯·戈登、贝内特和曼顿·马布尔是那里的当代名流，而约瑟夫·普利策的名声以后将大大超过他们。

纽约人非常讨厌失业的士兵。普利策甚至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还要过那种豪华的生活，他有时住在派克大街的法国饭店里，还要到弗兰克福特大街皮鞋摊去擦皮鞋。有一天，饭店侍从让他另择住处，因为他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蓝军衣，玷污饭店的优美环境，也惹恼上流房客。但人们可曾想到，普利策总有一天会高高兴兴地买下这家法国饭店，然后把它砸得粉碎，再在原地重建一幢造价二百万美元的摩天大楼。在目前这种窘境下，他可以给布达佩斯的母亲写信求助，但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他来到新贝德福德，希望能找到捕鲸的工作，但是他一到那里就

听说捕鲸业已经衰败，只好扫兴而回。

十月一日前后，当他站在普尔门式客车的车门口，决定到德国人聚集的城市圣路易斯去的时候，他已囊空如洗，身无分文，晚上在鹅卵石街道上的运货车里睡觉。他变卖了他唯一的贵重财产——一条漂亮的真丝手绢，而获得七十五美分。钱花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变卖的东西了。

年轻的约瑟夫·普利策就这样走过了他以前曾经战斗过的部分辽阔的国土——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斯州——虽然他仅仅越过了这个陌生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国土，然而这段路程几乎等于他从布达佩斯出发，经维也纳、慕尼黑和巴黎最后到达伦敦。路上还有人偷走了他的军大衣。当大篷车在玉米地里嘎啦嘎啦地行驶时，他冻得浑身发抖。要是在布达佩斯，他能过上相当豪华的生活，但他放弃了那种安全而又舒适的生活，因为他讨厌继父。可是他随身总带着母亲的美丽肖像。前面火车孤独的鸣笛声，月光下无垠的大地，偶尔出现的寂静村庄——这一切使他想起了旧世界的分裂和废除，使他想起了他与新世界的共同命运，尽管这个新世界对他并不太热情。

他有一个略带幽默的幻想，即偶数“十”是他走运的数字，也许因为他是四月十日出生的缘故吧。十月十日，他冒着阴冷的秋雨到达圣路易斯城东部，囊空如洗，一文不名，浑身湿透，真是饥寒交迫。他发现他必须渡过密西西比河，才能到达圣路易斯城。

“圣路易斯城的黎明对我来说似乎是希望之乡，”他后来回想说。渡船的轮机长威金斯讲德语，而普利策只好在渡船上充当临时火伕。这是一桩胸前烤得发烫后背冻得发僵的工作，这样才

得以抵销了他的摆渡费。在圣路易斯城，德国人看来和在慕尼黑一样，喜欢帮人一把。他找到最大的德文报纸《西方邮报》编辑部，并在这家周报社里，看到了一张本顿兵营招雇一名骡马饲养员的广告。第二天，他步行四英里来到这个兵营应招，可是他只干了两天，因为这里的伙食，尤其是骡叫，实在令人厌恶。他后来说：“没有饲养过十六匹骡马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是工作和烦恼。”

嗣后，他靠干一些临时性的工作谋生，这也说明他很难受雇，因为他干瘦如柴，不宜干重活。此外，他因自尊心太强、感情易冲动而不能服从生硬的命令。

圣路易斯城没有遭到战争的创伤，该城从联邦军需主任投资的一亿八千万美元中得益，大批新型工业的兴起使这座城市兴旺发达。而普利策还是经常失业，他当过船台的看守，在开往孟菲斯的邮船上当过舱面水手，当过建筑工人，在内河港口当过装卸工，还当过出租车车伕。有一段时间，他在第五大街著名的托尼·福斯特饭店里当过侍者。经常出入于这家饭店的有，学识渊博的苏格兰教师托马斯·戴维森和圣路易斯哲学研究会成员，其中包括俾斯麦的侄子——出生于德国的亨利·C·布罗克迈耶和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托里·哈里斯。在布罗克迈耶的诽谤和褻渎中，人们可以领教这位翻译过黑格尔著作的哲学家。他的同事们都很很有学问。普利策“入迷般地倾听布罗克迈耶的铿锵有力的言词，即使在他给他们送椒盐卷饼和啤酒的时候”。有一次，他不慎把手中的碟子滑落到地上，汤洒在一位老顾客身上，他因而被解雇，只得另找工作。他节衣缩食，度过这个贫困时期。业余时间他在第五大街和洋槐大街的商业图书馆里学习英文，博览群书。

有一次，他碰到了一件倒霉的事，他和另外几十个人每人交了五美元给一位答应介绍他们到路易斯安那州甘蔗种植园去做高报酬工作的推销商。他们乘上了一艘充满恶臭的小轮船，后来又被甩在城南三十多英里的地方。当小轮船径自开走时，他们才醒悟过来，他们已经上当受骗了。他们徒步回到圣路易斯，一气之下普利策写了一篇揭穿这个骗局的报道。当《西方邮报》刊登了他的报道时——这显然是他发表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他感到非常高兴。

他当时认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是坐落在第五大街和市场大街交叉口的四层大楼内的一家德文报社，该报由慈善的埃米尔·普雷托里斯博士主编。他的蹩脚英语在那里倒不成问题。报社时常让他写一些短文。在这幢大楼里，还有律师威廉·帕特里克和查尔斯·菲利普·约翰逊和外科医生约瑟夫·纳什·麦克道尔的办公室。麦克道尔医生在战争时期帮助美国南部邦联医治伤员，最近刚回来。由于普利策非凡的外表，帕特里克和约翰逊称他为“莎士比亚”，派他差使，让他保管法律文件，帮他度过失业时期。一八六六年，霍乱袭击圣路易斯城时，他结识了麦克道尔医生，并在危难中得到了这位医生的帮助。八月初，霍乱就发生了，并迅速蔓延，在八月份的第二周就有七百六十八人死亡，第三周有九百一十八人死亡。在全市二十六万人口中，至少有七万人背井离乡，而那些没走的人也在依靠预防措施与病魔作斗争。……

未受霍乱袭击的芝加哥在所有铁路沿线散发传单，警告移民预防密苏里的瘟疫。一位名叫威廉·赫普沃思·狄克逊的英国旅行家就是在这个不祥的时刻到达的，并注意到，“……委员会已经停止每天公布死亡人数了，死亡人数只能根据街道上的送葬队

伍推测。……每条街上都点燃了火堆；每个贫民窟都被迫撒上了石灰；没有人敢到公共场所去；可怕的传说……成了饭桌上交谈的话题，你会听说每个官员都是死里逃生，甚至罪犯或杀人犯如果同意埋葬霍乱病死者，就可以获得赦免。未被埋葬的尸体都被堆在一个岛上。……丧钟日夜不停地哀鸣。”

在麦克道尔医生的帮助下，普利策出任阿塞纳尔岛典狱长。许多死者被埋葬在岛上。甚至连监狱都自由了，犯人们纷纷逃跑。他一边帮助埋葬尸体，一边勤奋学习，直到这场瘟疫夺走了三千五百二十七条圣路易斯人的生命后，他才于十月份结束了这不愉快的工作。他的律师朋友现在又来帮助他了，劝他到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后来改为圣路易斯—旧金山铁路）修建工程处去工作，这项工程是那个时代人们纷纷趁机霸占土地的例子之一。

在一名黑人助手的帮助下，他骑马南下，来到原始的奥扎克村，粗暴的村民拒不相信内战已经结束。他来这里负责铁路经过的十二县的铺设权的备案工作。他的一种令人惊讶的天才，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这就是影响他一生命运的惊人的记忆力。他能记住复杂的条文，并能凭记忆力把它们写进各县档案里。有一次，普利策和黑人助手骑马涉过洪水泛滥的加斯科纳德河时被浪潮吞没了，黑人被溺死，普利策尽管是个游泳健将，也是拚命挣扎，勉强游到对岸。

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这给约翰逊和帕特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们在报社给他腾了一张空桌，让他认真学习法律，充分利用他们的图书馆。普利策胸怀壮志，抓紧时间拚命阅读法律书籍。一八六七年三月六日，他放弃了对奥地利的忠顺，加入了美国国籍。他成为商业图书馆的固定读者，并与图书管理员尤多·布雷奇沃格尔建立了永恒的友谊。他常到图书馆的弈棋

室下棋，他那高超的进攻型棋艺引起另一位棋手卡尔·舒尔茨的注意，此人后来对普利策的前程起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三十八岁的舒尔茨所经历的冒险，要超过十个常人。他在波恩上学，参加过一八四九年的德国革命，后来被捕入狱，越狱后逃亡英国，尔后来到了美国。由于才华出众，他很快进入美国政界。一八六〇年，他对林肯的支持得到了报答，被任命为美国驻西班牙公使。他在马德里并不感到愉快，因为他觉得他有义务参加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他辞去了舒适的职务，毅然回国参加国内战争，并担任陆军少将。他当过《纽约论坛报》驻华盛顿记者，后来于一八六七年四月回到圣路易斯，担任《西方邮报》的合作编辑，该报是由普雷托里斯主办的兴旺发达的共和党报纸。对普利策来说，个子高大、身材修长、学者模样的舒尔茨是美国民主的成功和鼓舞人心的象征，是一个外国公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取得成功的典范。

舒尔茨与德国革命的老战士普雷托里斯一起成立了德国人协会，致力于帮助那些象洪水般地涌入圣路易斯城的德国人。他们让普利策担任这个协会的秘书，这是一项非全日制工作，薪金虽少，但对他学习法律十分有利。一八六八年，他取得律师资格。但是，他的年龄、不地道的英语和古怪的表情使一些重要的诉讼委托人对他敬而远之。他只能处理一些次要的文件和收债事宜。他在圣路易斯居住了三年，他发现新世界的诺言已经不能实现，他仍然衣衫褴褛，一贫如洗——他烦恼，但不是悲伤，因为他对自己仍充满信心。一八六八年底，《西方邮报》需要招聘一名记者，当他被录用时，他高兴极了。他后来说，“我，无名小卒，不走运的人，几乎是流浪汉，被选中担任这项工作——这一切都象做梦一般。”

《西方邮报》，在精力充沛的共和党激进分子舒尔茨和主编普雷托里斯的领导下，已经成为纽约以西地区最有影响的德文报纸。幸运的挣扎者普利策在二十一岁时，终于找到了通往发迹成名之路的桥梁。

3. 寻求独立

普利策与那些想到美国来过好日子的贫穷移民截然不同。他来美国过着更为艰苦的日子，目的是为了寻求独立。一八四七年四月十日，普利策出生于匈牙利马科城。该城坐落在布达佩斯东南一百二十五英里的地方，是个繁荣兴旺的商业城市。他的父亲菲利普·普利策是有教养的匈牙利马札尔犹太族粮食商人。他的母亲结婚前叫路易斯·伯杰，是奥地利—德国混血美人，天主教徒。她有三个兄弟，都是奥地利军队的军官，这些无疑是“美满家庭”的标志。约瑟夫·普利策原有兄弟姐妹四人，老大路易斯童年夭折，剩下约瑟夫和比他小四岁的弟弟艾伯特，还有最小的妹妹伊尔玛。一八五三年，菲利普·普利策积攒了足够的钱，就退休了，并把家迁到布达佩斯。他为孩子们聘请了私人教师，让他们学习法语和德语。显然，母亲的天主教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为艾伯特打算当一名传教士。

但是，两个儿子都是任性的个人主义者，尤其是冲动而热情的普利策，他的父母都管教不了他，但他们还是想管。他很容易冲动发怒，以致他那细高个子都令人担心，正如他后来说的小幽默一样，当他的母亲要打他耳光时，他还得弯腰。不久，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母亲又与布达佩斯的一位名叫马克斯·布劳的商人结婚，这使他很不愉快。普利策童年的事几乎不为人们所知，但是人们猜想这些往事对他的个性产生过影